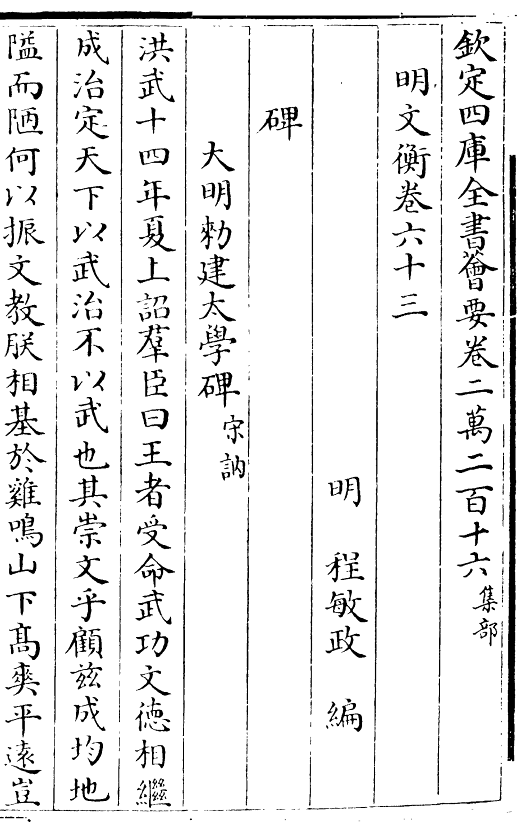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十六 集部

明文衡卷六十三

明 程敏政 編

碑

大明勑建太學碑 宋訥

洪武十四年夏上詔羣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顧茲成均地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於雞鳴山下高爽平遠豈

天協朕心若藏此地俟興一代學乎羣臣稽首曰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官臣恭奉明詔夙夜匪懈楩楠豫樟來積如阜鑿山載石輿土築基梓人效藝以宏其制又遣金吾前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彛倫所以會講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所也會饌有堂庖厨有室井覆有亭物貯以庫饟廪蔬園重門繚垣回廊儲書兩堂之間東西有舘助教正録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生處焉

廟在學東亢以增基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為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始以來大駕臨役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明年五月冬官奏廟學成十有一日天子遣使祀先師以太牢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之禮制備矣十又七日上躬臨廟禮行酌獻再拜而退乃幸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臣龔斆執經祭酒臣吳顒講經既畢萬乘是還此千載曠儀講而行之斯文增重矣六

月一日上又賜敕文重諭冑子禁制防遏之法訓迪誘掖之意無不至焉越一日帝御奉天門詔臣訥文之于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辭承命遂述興造始末為之言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帝王之興首建太學盖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由之而建大化由之而運世道由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之心聖天子位居君師續道統於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

高出前古凡我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言斯誦相勉相誨無負教養則正人端士叢出而為國家楨幹作聖子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顧臣膚陋敢不對揚帝命式昭盛代之典文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惟聖皇臣伏萬方乘時經綸武偃文揚儲慶發祥載整乾綱乃相學基雞鳴山陽平遠高爽非麓非罔式煇京邑隱若天藏考制定規聖度曷量乃授工曹孰敢怠遑工師用勸效技允臧有廟有廡有廊有堂鱗比而重龍起

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鏘鏘弦誦洋洋正學有傳師道有常萬乘來臨俎豆生光千載禮儀一代典章躬親講道超軼百王聖製昭宣啓迪激昂寵及青衿垂範流芳材育化崇殷序周庠立極作則遠紹虞唐德進英豪業修俊良股肱朝廷都俞巖廊以弘文化慶祚靈長願佑皇圖萬世無疆

勑建歷代帝王廟碑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粤自上古神聖繼

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於今欽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修人紀以建民極纘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乎通衢褻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於欽天山陽越明年巳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書臣秦逵奏成功請文劖石詔臣訥為之記臣忝職冑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

首而言曰帝王功德於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皇五帝祭於肆類僅見於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於合廟京國歲修享禮古未之聞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瀆禮不經謟神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於庭金玉其相袞冕焜煌聚

精會神咸宅於兹每歳春秋二仲諏日誓士上御宸極
制命大臣齋明承事籩豆静嘉粢盛豐潔告克告碩神
格洋洋所以推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年則命官
奉香幣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
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
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
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
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於元皆能

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黜而不與是可見皇上敦名實重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真足以度越百王垂憲來世永永無斁謹為之銘曰

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皡皡同底于治於赫漢祖寛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暨于元氏而亦用

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賁翼翼新宮有侐而閟貌像既嚴皇靈斯蒞享祀苾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庭神之攸暨祚我皇明以克永世

追封徐王廟碑　陶凱

洪武四年夏六月丙申皇帝御皇宮門召禮部尚書臣陶凱諭之曰皇后父徐王馬氏世為宿州人家閔子鄉新豐里王本民家素質樸以兄弟齒序人稱之曰馬其王少壯時膂力過人況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强疾

惡見有為不義者視之若仇讎然或少忤其意輒肆毆擊雖至死無所畏憚鄉人莫敢犯當元政失馭天下將亂王以忿爭殺人恐逮於法移家定遠及天下大亂乃挈皇后母避兵他所而以皇后託定遠郭氏俾育為已女後郭氏首難自為元帥收徠民兵朕亦為部下士遂以皇后為朕之配既定天下即皇帝位皇后正位中宮封皇后父為徐王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他無繼嗣因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奉祭然稽諸典禮古無其義於

是即王所居鄉里闢地於塋封之南作新廟奉安神主每嵗以春秋仲月俾有司祗奉祠事爾宜述其梗槩刻諸堅珉用垂不朽臣凱既受明命竊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其得氣之厚而不薄者性必剛勇果毅然有不得志於當時而澤及於其後者必顯融光大此理勢之自然也今王有所抱負而無以發舒故常存疾惡之心其憤怒所洩即以加諸人蓋亦豪傑之士哉使遭逢盛際必能出將入相垂名簡冊而乃生不逢辰至身歿之後

以皇后父而得追崇王爵作廟故鄉使山川改觀井里
增輝又豈非一出於天乎臣凱謹拜手稽首而為銘曰
維此徐方代生異人乘時啓運蔚為王臣惟王之生
質性過厚不逢昌時深居畎畆王奮厥怒孔武有力摧
强折奸以輔爰則當元之季天下擾攘挈家避地東南
其行英雄陸沉豪傑未起抱恨重泉吁其已矣山川炳
靈遺德所鍾篤生聖女正位中宮皇帝仁聖為天下父
皇后孝慈為天下母太姒嗣任則百斯男聖子神孫於

千萬年川原膴膴新廟奕奕與國同光永世無斁

歙縣孔子廟碑　宋濂

歙漢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為郡若州而縣仍舊名不廢其地為東越奥區號多佳山縣川如龍前行偃蹇不受羈紫陽問政二山又矗起東南勢若翔鳳鳳凰飛布紫金諸峯又騰翥于後先而黄山又直西北奇巒之不可名者凡三十六丹崖翠岑分割陽陰而吐和降精於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或以氣節著或以

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尤稱多士立言著書動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沉涵陶育之者非立學之所致歟初學在縣治之東淳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葉琛皆葺而新之壬辰兵起而歙為鬬爭之塲官廬民舍焚爇無遺而學亦廢矣澮烟荒照榛荆蔽途而狐兎或暮出衢人識者為之徬徨大息如是者十年辛丑之夏張侯齊來為縣慨然歎曰歙為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

時丁尚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于大府而經營之會故基已更構紫陽書院遂於書院之東立表考宜剪刈穢荒別畚新土充其虧窪高爽塏疏有踰其舊中峙王寢象厥正配黼坐朱几嚴事有容旁圖從祀於兩廡間外敞正門列以晝戟法庭端潔墄平窓翬欄楯翼遮衕道直修外為都墉樹以三門上應靈星榮光昭煥廟左別築論堂直齋以處講師暨弟子員不嗇不侈無僭爰憲經始於秋九月考成於明年壬寅之秋八月侯帥

儒師行釋奠禮牲幣有飭庭燎伊煌罇俎維旅法齊苾芬神來顧歆如在左右觀者歎慕至於詠蹈僉謂侯之嘉惠吾民者深不可無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君材奉幣請文刻諸麗牲之碑惟先王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曷嘗析為二哉自世道既衰不復獲沾先王之澤之盛人徒見

提播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為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帥也侯於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歟之人士尚當專心一力惇於明體適用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遺經一遇四郊有警則揉戈上馬以收獻馘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其郡人以行中書掾擢為令招徠懐集民驩趨之遂成市落

縣廨驛舍皆新作之而尤急於農功築呂堨及良干范阬二埭歲以有秋其善政葢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者則丞胡拱辰主簿王棊及江君云

臨濠費氏先塋碑

皇帝登大位之三年覲四方之既平嘉諸將之勲烈乃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為公侯錫以鐵券俾傳諸子孫於是臨濠費侯自僉大都督府事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禄大夫柱國平凉侯旣而復謂賢豪之生基

德累仁必繇於其先乃推榮其三世侯之曾大父五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軍追封靈壁縣子大父六三府君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江夏伯顯考七五府君贈榮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平凉侯曾祖妣李氏祖妣及妣兩何氏皆從其夫爵邑為夫人命書既下侯用牲醴詣臨濠告祭于先塋榮光赫然照燭泉壤山雲窂木飛揚熛奕皆有異氣自是歲時奉祀惟恭侯間問余曰吾世齒恒泯至於吾躬

遭時遇主奮自戎行奉命克敵或專或裨凡十八年始于淮江中於閩浙至於定中原舉關陜皆與諸將之列取城邑以數十記其艱且勤亦至矣藉聖主之德念錄微勞爵為列侯名載冊書人臣之榮無所與比顧豈吾材之能致哉實我祖考遺休餘澤之所及也惟我祖考皆有厚德為鄉邦所稱宏址深源誕啟厥後恩數之加允稱不虛玆欲歌頌先德敷揚聖恩樹石墓道俾後嗣知所自出非子孰宜余嘗待罪國史撰次功臣勞烈知

侯為人仁勇有智畧事上御下以忠以誠今又弗忘其先以顯著遺德為事可謂知所先後善為臣子者矣侯名聚字士英其詩曰

帝乘六龍起江淮東濠泗之間為漢沛豐維時費侯貔虎雄壯馬長矛為帝股肱既定泗濱遂剗靈壁維滁及和一舉而蹈孰謂大江可限南北萬馬飛渡不以羽翼巍巍建業扼江而城既入其郛帝庸作京廣德既綏遂平長興軍聲轟轟四方震驚蠢彼偽吳假息于蘇愚弗量能自

干天誅將命以行以翦以刈獲其大醜歸寘質鈇帝德如日愈久而晰孰倚冰雪以詑弗抜何閩何浙何勍何劣如朽之折如藩之撤閩浙既清載征中原巨壘連營望風而奔或奔或降追刜其根中原卒平萬方來臻帝嘉治平曰諶之功鐵券丹書錫爵命邦矯矯費侯平涼是封豈惟其身榮迨祖宗侯有峻爵上推于父維祖甚仁伯于江夏江夏之先靈壁是予旁及其嬪咸有爵土費侯曰咨小子無良祖考之休積厚而昌既有土田又蕃牛羊維曰薦奠以致

孝享大烝如几牲碩酒旨費侯涖祀陳豆奠竽擊鼓駭駭焚幣煒煒費侯克孝祖考咸喜濠民謂侯勇不失身委質聖君為社稷臣濠民謂侯貴不遺親玉佩貂冠為賢孝孫四海既同爵勲既崇曷以承之維孝與忠忠以于朝孝以于家繼德無愆茀禄是荷

惠州何氏先祠碑

英傑之士立大功而享爵位者非其先基仁累善何能自致哉然其先有德而子孫不知報祀者有矣知報祀

其祖而棄蔑其祖之子孫者有矣是皆不達禮義之弊也山東行中書省叅政何公其篤於禮義者乎公名真字邦佐世居廣之東莞至公始遷惠州祖諱發藻元贈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上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父諱叔賢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祖妣鄒氏母葉氏皆封廬江郡夫人公祖暨父世有潛德鄉稱善士公生八年而喪父母夫人守志不奪慈鞠嚴教少偉然有志當元至正中中

原兵起廣民王成亦搆亂公為小官即請而討之已而
解惠州之圍逐叛將黄常復惠州會賊陷廣州公以兵
復之由惠州府判五遷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階
資善大夫分省治廣公弟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
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遂推恩封其二代
後合福建江西為一省改拜公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
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歲乙巳九月賊挾廉訪司副使
廣寧等叛圍廣公禦之踰十月部將與賊通絶粮道公

出避城陷丁未五月復克之明年制授公榮禄大夫自左丞陞右丞未拜而皇明兵平江西詔至諭公公舉廣東之籍以降上嘉公保民順命之績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洪武庚戌移山東行省越七年以老致其政初公追思顯融之盛由於先世既於東莞率族人建祠寘田以祀羣祖復與弟廸謀悉以其先所遺田儲租入以祭其禰公猶未慊於心乃以惠州城西之私第為義祠斥所有私田百餘項為義田世俾宗

子主祀事恐族人不知學也有塾以教之恐其羞服或乏之也有粟帛歲賑之嫁娶喪葬有以助之疾病疲癃有以養之懼其久而失其意也為書以訓之俾嗣弗壞而來請銘嗚呼先王所以親民善俗之道遠矣賢人志士欲推之於世而勢有所不能欲退而惠一族化一鄉而力有所不逮者有之至於勢足以為而不為力可以至而不至者亦有之此所以越數十世而事曾不一二見也惟公奮自韋布夷盜保民輯寧南服致位尊顯卒能

識機效順戢歛干戈為民請命使嶺南之民不易市肆又能推本反始孝於祖宗惠及族人所踐所言允可為法其於富貴可謂不苟處矣視彼恃險而賊民私厥身而忘其所自者其賢豈不多哉是宜紀行載勲著之樂石以為後嗣式其銘曰

維昔至正德否亂生海沸山崩靡人不兵頷頷粤南在嶺之外猖豎嘯呼民罹其害何公曰嗟我民何辜告于大藩請行天誅乃戈乃殳乃糗乃糧大旆修狾人莫敢當叛將

肆凶賊我守邦鞭門疾呼鼠拱以降曷以褒功躋于左轄
巨鉞良弓左旄右節豈惟其身錫爾祖考峻爵崇勲以顯
忠孝祖考榮矣子弟孔多寶帶銀章威儀甚都邦人聚觀
拜伏稽首按轡徐驅詢其耆老耆老有言大哉公勲元衮
不君公其我臣公曰吁哉我志已定待彼有德為汝請命
赫赫大明洸洸仁聲震於南荒勢無全城公東干戈載封
版籍錦韜龍函獻于京國帝嘉厥功不勞我師錫燕彤庭
重瞳屢回大江之西岱宗之東禄食十年執政廟堂寅畏

恭勤髯鬢盡白詔優老臣勿勞以職公歎謂人我德何為祖考之惠幸以弗隤豐湖之西有第奕奕玄楹丈牖既蠲且恤亦有土田被隰包原重穋荐年歲登百千我第以祠我田以祀祖考之休敢恤吾嗣池有穹魚圃有嘉蔬以醢以菹丹荔清酤封豕及羊來烝來嘗孫子咸臻有雝肅行或授以罍或奠以斝登降肅然莫敢叱咤數具禮全陳几布筵孰為弟昆孰為子孫公曰族人亦孔之夥揆本追原咸由於祖如病在指四體靡寧奈何一

身曾莫胥矜爾餒爾寒我有粟帛爾昧弗通我學爾廸爾有灾害我則戚之或有燕喜則慶樂之我有爵禄我祖之故不私吾身弘祖之祜豈無鄙夫爵禄是苟惟家之肥遑恤其他維公克仁仁以保民惟公克孝尊祖睦親嗟爾後人惟公是師繼承無忘公有訓辭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㟁碑

上虞有湖名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衆水經上妃白馬二陂匯于湖釃為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於田

凡溉一十三萬晦有畸渠之下流建二石牐視時溢乾而畜洩之歲恒無凶者近代農官失政畚土成塍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圯傍縣亡賴男子當旱暵時又夜半决防以去然湖竝于海鹵水或乘潮入善禍稼舊嘗造隄捍其衝潮汐齧蝕至是亦暴潰民憧憧告病矣乃洪武辛亥冬臨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稽上虞會稽屬縣人士羣走白侯侯愀然弗寧行海上視决堤與民共約度田以會粟因口以賦庸鑿石為隄自蓮花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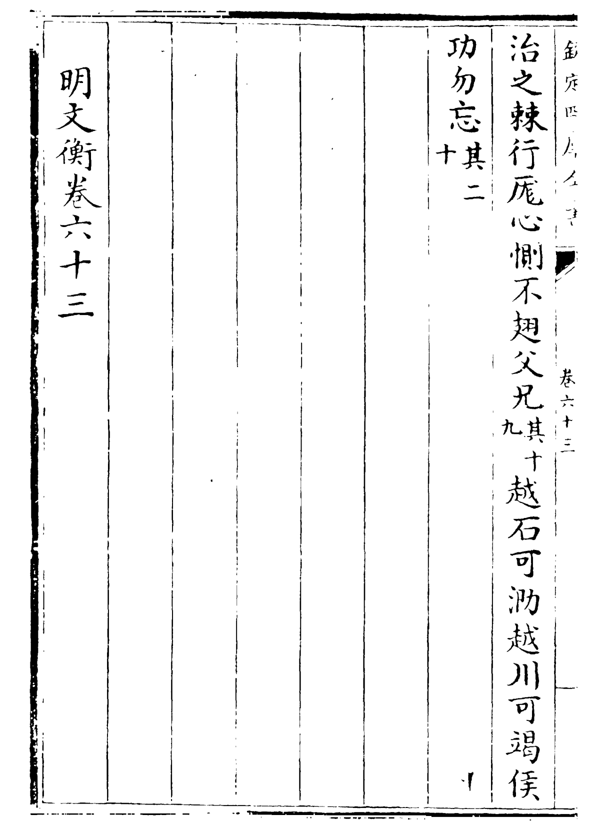
至纂風合萬有三千尺始與故石為隄屬侯斬牲饗海
神巳登民謂曰隄幸成一歸無難者會侯召入為卿奉
常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歸廣二十有四尺深如廣之
數而贏其一先築土樹橜櫛比星攢度久且不壞方數
以石兩翼四隅咸斂甃如法中峙石楹左右皆有副鍥
坎陷版以為縱閉復隨土形崇庳疏級為五以瀉水上
架石梁以便行者橜以章計者九百八十有五灰以斛
量者三百六十又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八匠以

日考者一千三百其韓家㟁廣減前㟁之半深比廣倍之石楹唯二級道則減其一仍冠以石梁餘皆同其工物視前匠損四百石損五百灰損六十八槩損二百八十五始事於甲寅秋七月訖工於冬十有二月此其大凡也有道浮屠雷峯淨昱乃具事狀介太史氏朱君右徵濂文記其成予聞成周之時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其為法甚備其為利至久也然而溝澮之屬所可考者

其深廣自四尺至八尺或至於尋仞各二先王豈不知害地而廢稼以為不若是則水性失其常溢則有溺患乾則禾將菑矣古制不可復見有能設潴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哉昔者曾文定公之為齊州州城西北有湖疏為水門遇沠潦暴集則取荆葦為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公為易之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視水高下而閉縱之而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今唐侯之為牐也其事與之頗相類世言古今人不能相

及果足信之歟是可書已相其成者通判府事吳敬知
縣張翼營度督視不憚勞勩者主簿史文郁也司其出
內則邑大姓徐其余某法宜牽聯得書海堤別自有記
茲可畧云系之以詩曰
維夏蓋湖百川所瀦在彼海邦　其一　釃為通渠行水委
蛇溉稻與秔　其二　制水有㠯因時闢闔其法孔臧　其三
農政斯缺惡壞為揭水失厥防　其四　侃侃唐侯爰諮爰
諏中心盡傷　其五　曰是弗修民焉有秋敢視為常　其六

乃登案屬乃謀乃告乃輯其長其七晦會其粟工來以
旗筮日奏功其八琢石于山樹槩于灣以楗以梁其九決
塞有闕既堅且完若首有肮其十昔何怒突今乃順則
弗隨豫我疆一其十行彼赤白清流潏潏黄茂芃芃二其十食
為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痍三其十伊誰我憐五馬翩翩
朱衣葱珩四其十成周之制有溝有遂經畫維良五其十古
法寖廢河渠興利其效則章六其十漢吏曰循惠乎烝民
唯此之蕢七其十矧乎鉅津北枕海濱澤被五鄉八其十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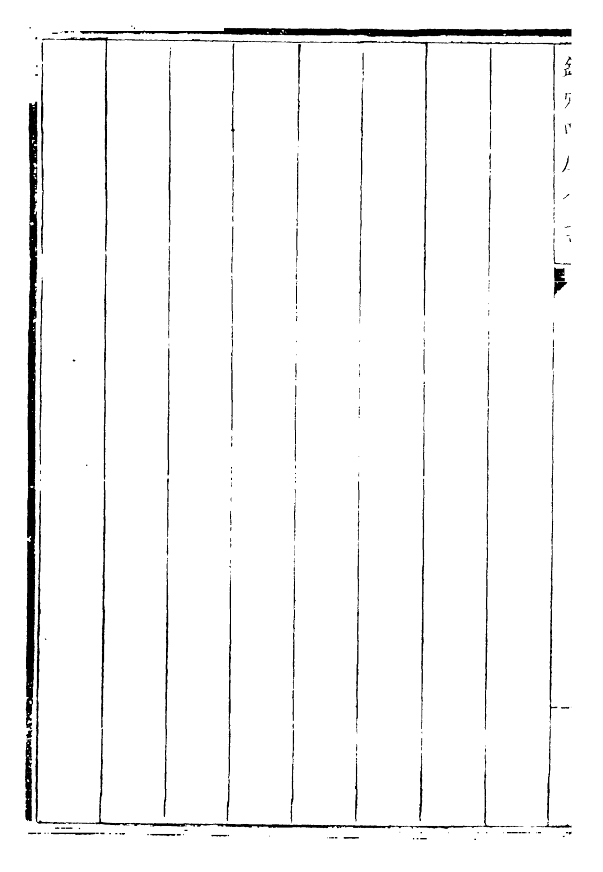


治之棘行庬心惻不翅父兄其十九越石可泐越川可竭侯

功勿忘其二十

明文衡卷六十三

謹案卷六十二第三頁前一行納琳哈喇舊作納憐哈剌今改後倣此　前二行托里特穆爾舊作帖里帖木耳今改後倣此　四頁前一行舒穆嚕伊遜舊作石抹宜孫今改後倣此　十七頁後六行喀爾舊作康里今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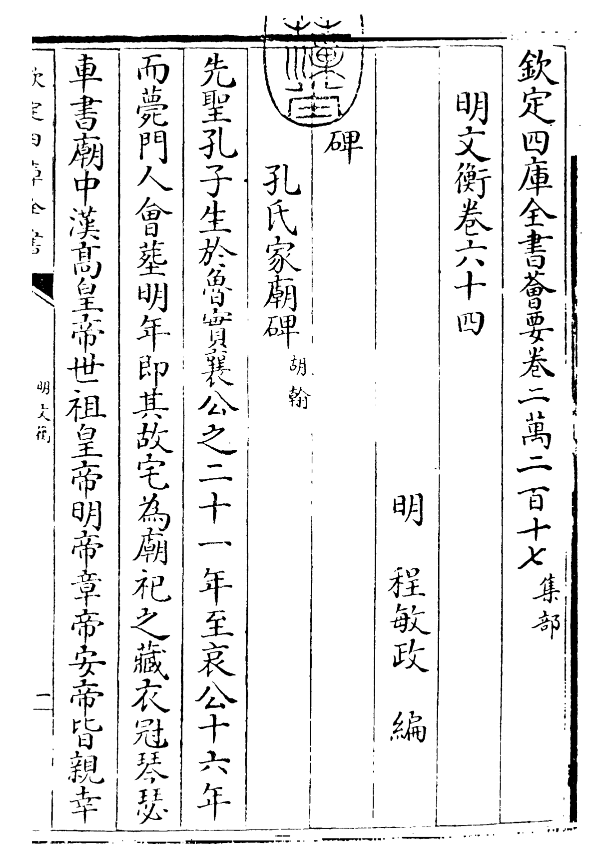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葉　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六十四 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十七　集部

明文衡卷六十四

明　程敏政　編

碑

孔氏家廟碑　胡翰

先聖孔子生於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而薨門人會葬明年即其故宅為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

闕里祠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黄初武帝太始皆詔修廟祀給灑掃守衞歴宋齊梁及拓拔魏高齊之有國遂纉承為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廵者悉修漢故事周太祖平兖州以人主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端友扈蹕南渡

與其從父傳俱家於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寳祐初
郡守孫子秀請於朝始賜田五頃建宫墻於郡東北菱
湖之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寇
迺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
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
子祭酒歸守江南廟祏廟故書樓其制非寳祐之舊會
兵革益圮壊不治已亥秋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郎中
姑孰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即明法令

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為水木本源所繫不
可無以示衢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
少者衣服冠而趨旅牲幣於庭敬共將事顧紀成麗牲
之碑用侈公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
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贊者取其故實書之以見
詩書仁義之澤罔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
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
傳序五十有三世廟於魯者禮也舍魯而南者宗子去

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所在君子慎之況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昔周有清廟魯有閟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見盛德之美翰雖不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

奕奕新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纘緒魯邦世載厥美作廟於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監無遐邇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有天常實受王祉矧茲具瞻俾就傾

圯顯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子於公率履弁舄裳衣陟降庭戺黍稷鱐脯薦則有體亦有旨酒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啟惟聖是嗣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越國公廟碑

越國有廟故叅知政事胡公之將士洎邦人之所作也公歿之明年衆咸戴公之德慕公之為人營建廟像於郡城之中區廟成之明年朝廷嘉念公忠壯寬厚扶翊

興運弘濟艱難身歷百戰功冠一時不幸死於肘腋之
變不可無旌卹之典於是特贈光祿大夫淛東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遣宿衛之臣馬哈
謀致祭於祠叙述厥勞哀悼懇至罔有儔比公之冢子
德濟拜手稽首奉揚休命以為先臣大海一介甲冑之
士誤承眷遇列備戎行自起義以來王師取和州渡江
而南下太平進攻金陵保有其城遂東克京口以及毗
陵西南拔宣歙以及睦州由睦而東婺為巨鎮婺下衢

處皆平廣信亦平天威震疊兵不留行先臣嘗受命前驅不敢避鋒鏑矢石之危以率先士卒摧殄勁悍所至郡邑輒下未嘗以金帛子女之故妄事剽戮衆爭向附遂膺大任叅大政被國厚恩恒思以死報社稷御下悉推赤心待之冀得其死力耳故雖刺刃不悔也先臣既没國家益用兵上流舉湖湘漢沔之地於反掌之間又通巴蜀拊循嶺海又北城襄陽臨中原而扼其項背綿地數千百里先臣曾不獲與諸將分甘同苦竭肱股之

力効尺寸之勞於疆場是則天也皇上以乾坤之量日
月之明兼覆廣照不求備下臣既起臣德濟於衰經之
中授以兵柄襲有爵位又追念先臣之勞錫之封號登
秩上公克有享祀於嫠之人以焜燿其後嗣子孫先臣
有知且不死矣臣聞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
為黔首則若先臣之鞠躬盡力馳騖一世其氣發揚於
上宜不可揜故有不虞之警往往於夢見之鐵面長身
毅如也葢其志不忘本朝如此德濟不武典守東陲不

能翦滅仇敵以雪先臣之恥昭國家之賜惟君臣父子之義惡能已哉尚為我載諸麗牲之碑竊觀古將帥之臣有志不展而功業未究如岑彭來歙祖逖李嗣業者天遽奪之故公之功烈惠澤被於江左淛東浹於婺之人使天下望之而不加焉此其可扼腕也大烝之禮先王所以崇德報功者無所不用其極則斯廟之作非臣子之私於國家實宜之蒸禮之以義起者乎乃詩以歌之曰

皇奮厥武耆定爾民疇若先驅則有虎臣虎臣桓桓如林之毆允也胡公實邁乃倫昔在有元雲雷溝屯失其金鏡區夏紛紜天造有邦肇域淮瀆俾公來輔鐵面長身為國爪牙克壯且仁秉戈山立超距川躍以步易騎動罔不獲左則左攻右則右斫所向輒靡何敵不却何城不隳黍土宇斯拓自西徂東淛水洋洋公來制閫於睦之疆於以秉鈞於彼東陽連城惟五如水有防龍節鳥章弓矢及斨背德者誅歸斯用臧邦有螟蜮公則是取

鄰有封豕公則是拒不饉不饑由公我哺不札不瘥由公我祛公之於嫠孔惠且時匪是我私王國是毗國有瘈猘人莫之知反噬而逞孰拯其危左右庶士小夫及耄相視咨嗟惟公是悼僉曰悼之尚罔或報赫斯不忘是用作廟作廟有奕享祀不忒先王制禮以致崇極嘉迺有德洎乃丕績曰惟大烝相古作則揭虔妥靈有祠伊闕皇命使臣聿來稱秩最其勤勞爵以越國惟越國公肅然泠風志不克究澤則罔窮公令有子亦公是似

踐其有位敵王所愾教忠之訓有永無替繼自今始其祀百世

敕賜滁陽王廟碑　張來儀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皇上親稾滁陽王事實召太常司丞臣張來儀諭之曰王之恩德注在朕心今滁有廟祀而碑刻未具甚闕典也汝其據此為文於石臣來儀謹再拜奉敕謹按王諱子興姓郭氏其先曹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常從異人遊得其書年長未娶南遊定遠

邑人神其術將有為叩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處女以瞽未許嫁王父過其門翁以女命求卜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瞽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予則妻之翁曰諾既而娶不數歲夫婦家日贍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喜謂人曰是兒得佳兆異日非常人必大吾家既長兄弟別籍三人皆善殖產元末民間有造言者王誤中其說信之甚篤忽不事業而妄散家財陰結賔客至正壬辰汝頴兵起王識天下當變乃名所結賔客

子弟拔濠梁據之時皇上潛居民間為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撫之麾下間名與語異之取為親兵居數月王謂曰汝單居當為汝婚王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謂王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王為人勇悍善戰時軍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剛直不屈人

下每遇事四人瞋目語難而王剖決通敏數以非語侵之衆故含忿未幾客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二姓皆僭稱王王等遂為所制一日衆挾趙勢拘王於獄將害之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王以歸明年夏還故里收元卒七百獻王王就令將之又明年夏染末疾未差王聞元義兵欲歸將説之左右無可使特過寢門示意趦趄因請扶疾往卒説降之得其精卒三千既而彭

趙東屯泗州因挾王以往時皇上方駐滁陽知衆不可共事獨堅守以待復遣人賂彭趙左右賂行王得縱歸滁陽王兵共四萬其麾下僅萬人皇上所部三萬有奇明年乙未王命守和陽既而信流言親至和陽視師值王讐人亦駐其中聞王至移軍異處皇上禮送行者俄為所覊王聞驚懼得疾尋卒歸葬滁州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沒次為降人所陷幼與羣小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生女一為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女二洪武元年

天下既一剖符行封追思更生之恩實帝業所始乃封滁陽王建廟基陽命有司歲時率滁人祭之臣來儀伏聞自古帝王之興雖受命於天未始不因乎人蓋必有所佑助維持而後成及其既成也其所佑助維持之者亦得與以享其榮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惟我皇上奮布衣提一劒而起外無尺土一民之助而王能脫危難識潛微納於貳室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肇大業可謂有知人之鑒矣及今大統既定四海一家推本尋

源實由於王爰建顯號俾永永血食蓋非王無以開萬
世之業非皇上無以永王之名臣謹即是爲銘銘曰
皇受天命發跡濠梁方其始興附於滁陽滁陽先知識
聖於微聖有大難王脫其羈取彼神龍翼之風雲浴日
咸池滌其垢氛龍騰日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實啓王
衷皇奮無旅王命予之皇室未娩王命女之謀行諫從
肝膽弗疑萋斐之言終莫我離秉鉞專征付以閫外顛
强蹙驕有衆日大變生一不意卒疾於驚何啓其緒弗享

其成皇明日昌既成萬方剖符錫爵乃侯乃王爰念舊
恩極天罔報一飯必酬矧有大造乃封大郡乃建廟庭
乃復滁人護其園塋祠官孔嚴報祀春秋罍酒鉶羮黍
稷羊牛王其來歆毋曰無後王女皇妃三王挺秀王支
百世王有廟祀棼棼者雄孰王之似小臣受詔作此銘
詩勒著貞珉以永無期

徐文清公祠堂碑　朱廉

宋徐文清公祠堂在義烏縣南四十里之赤岸赤岸公

里也公之被譴及奉祠家居里士朱府君良祐尊賢尚德誠意懇至乃命其子三人受學於公凡公買田築室之事府君悉心左右無遺力又度里之勝地作適意亭日與公遊息其間當是時公之高節大義聞天下賢士大夫皆有企慕不可及之歎而府君與遊相得驩甚三子在門又皆力學有立朱氏由是益大其後子姓聯登科第者接踵其經學行誼政績皆有出於人衣冠之盛久而弗替淵源所自實本於公今年春乃相率就適意亭故

址東偏構堂以祀焉既又合辭謂廉曰公之歿當有祀於鄉而淑於我朱氏者為大是以有今尸祝之宇吾懼後世彌遠而弗知也子其著文鑱諸貞石以示將來廉府君五世孫而私淑於公者為尤深辭以無文是忘本也謹用摭取宋史傳文繫銘其下使後之薦奠於斯者仰瞻德義興起於學而毋敢怠忘傳曰公名僑字崇甫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我文公之門文公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入為秘書省正字校書

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忤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為請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名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嗣主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理宗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弊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公對曰臣不貧陛下迺貧耳理宗曰朕何為貧公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

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歛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負陛下乃負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為囊槖誕為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内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公論及之理宗為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為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公金帛甚厚公固

辭不受侍講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王子竑爵又請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從祀孔子以趙汝愚配食寧宗皆從其請金使至公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忤丞相意力請休致理宗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内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嘗言比年朱文公之書滿天下學者不過剽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葢鮮故其學一

以眞踐實履為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為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銘曰

侃侃徐公實踐眞知國之正臣士之碩師天與之氣清明剛毅而不與時當宋之季權奸柄國婦寺蠱之崇論塞胷抑欝莫施進必以義亦列禁近凡所對揚直辭凛凛知有國耳焉知貴勢我位可貶言不可避周程從祀趙相侑食濟王復爵皆公裨益學之所宗自我文公啟迪俊髦澍雨春風赤岸之里有斐朱氏數百年來冠紳

濟濟或立於朝或任煩劇文為國華行為士式端緒所開伊誰之力里有吉土公昔遊焉雙流右會雙峰列前有堂崇崇祀公其間公所授受斯道之脈道在人心精神罔隔豈必子孫而後歆格道之無疆公神不亡春秋觴俎牲酒鮮香明明千載妥侑斯堂

岐陽武靖王勲德碑

蘇伯衡

故征北將軍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追封岐

陽王謚武靖之薨明年洪武十九年月日詔王子羽林左衛指揮僉事景隆嗣為曹國公既拜命使謂伯衡曰先王際逢昌運受股肱心膂之托感激圖報稱萬一畢志竭力死而後已分也皇上仁聖嘉念不忘襃卹之典備極哀榮令又不以景隆無似俾襲封嗚呼覲國家恩數之優渥至今則先王獲上之有道可知矣不有以表之者是景隆忽君之賜泯親之善無以昭示天下後世也願有請於子為文而刻諸石伯衡受其言而思之皇

上誕膺天命統一萬方羣材輻輳共為帝臣傑出其間

而受上將之任者固非一姓至其生建國爵而死啟王

封者僅四人焉曰徐中山王曰鄧寧河王曰常開平王、

而岐陽王其一人也彼三王者功業懋矣視王之不戰

而城降不殺而人歸則有間且偽吳之滅由王覆之諸

全元祚之終由王蹙之應昌遠若西蕃之地無不涉歷

而疆理焉所謂有以服人於智力之外而勲蓋世者哉

皇上眷遇加異無間存歿固自由此非徒以肺腑故而

崇奬之也是誠不可以無述伯衡末學雖無能發揚顧嘗隷太史氏矧嘗獲望餘光而辱容接何敢終辭乃爲考其容白範所爲狀序次而顯詩之王以甲午冬見上於滁陽上喜甚子字之而擇師教之王亦奮自淬礪上察可任大事一日出其所業示近臣曰是亦可矣當習之馬上從濟江歲丁酉以舍人統帳前親軍策應池州道戰僞漢梟將余蠻子走之引兵攻下青陽石埭太平旌德戰元阿嚕呼木院判萬年街敗其軍猫獠於潜昌化

進拔之盡獲其婦女畜牧輜重士卒志滿殊無戰鬬之志王曉以此何足道誠克立功富貴不可言況財物乎士卒悟乃焚所獲轉戰淳安襲破僞洪元帥寨千餘人皆降從克嚴州時嚴新克城壁不完僞猫軍水陸猝至王帥兵踰烏龍迎戰大敗其陸軍即筏列俘馘順流而下水陸望見驚愕引去乃繕城隍樹樓櫓為不可犯之計移兵攻諸暨克之壬寅被旨即嚴開省控制東南猫將之戍金華曰蔣英者戕胡越公而作亂也微王星夜

馳入城金華幾淪盜區矣諸暨守將謝再興之陰結偽吳以城叛也上命直諸暨之西作諸全州再興導吳軍鈔東陽浦江義烏使我疲於奔𢧵以撓我版築王提兵四面應之寇計不得行而新城完矣偽吳司徒李伯昇之擣諸全也兵號二十萬壁壘亘十餘里報至之日廟堂不覺失色王不待詔以所部馳嬰其鋒軍龍潭諸全主將以衆不敵為王危之間使請避之俟大軍至共舉萬全王笑曰何以避為在昔衆為寡所敗者何限獨不

聞昆陽滍水之戰乎兵在精不在衆何以避爲乃下令曰今日之事惟致死力則無不捷捷則敵之資若等囊橐中物也敢有貪鹵獲而戰不力者以軍法從事兵校將士皆奮王策馬從數十騎出敵背舞槊衝其中堅遇者應手斃陣動麾衆乘勢縱擊人馬交馳戈甲戛札遂大潰城中亦出兵夾攻同聲讙呌振動天地斬首數萬級俘將七百人卒萬餘人其自相蹂躪與陷溪水溺死幾盡脫去惟伯昇及其親從數人鎧仗委棄盈野僞吳

兵力自此焉衰大軍未啟行而捷書至也入見上慰勞王悉歸功羣帥若無一毫已出者上遣中山開平兩王總諸衛兵攻蘇州而平浙獨以屬王遂進兵桐廬新城富陽隨下獨餘杭以謝再興五子在懼益固守王曰以李司徒二十萬之衆不能抗我爾以一縣而欲吾拒乎急攻之終日而拔將校請屠之王厲聲曰二三豎子逆命耳餘何辜焉不屠行未至杭守臣潘允明使其員外郎方彝走軍門見王王問彝何以來對曰天兵如雷如

霆當者無不虀粉杭城生靈百萬前矛且至人人恐恐
然及明公所至布宣德意勞來安集閭閻之民骨肉完
保至於鷄犬亦莫弗寧又人人大悅曰王者之師也惟
恐來晚我守臣以為民情如此天意可見矣夫誰與明
公敵哉不如頓首乞降民有更生之望軍無就死之憾
以故使彝來耳曰勝負未分而請降無乃太早計乎對
曰兵至城下雖欲降且無及矣王燭其誠留宿帳中明
日遣還報允明即日率百司降王入軍容之盛紀律之

嚴君子比之淮安王之下宋且以謂淮安王之下宋也猶待往返約降今不約而降殆過之矣紹慶台温皆款附丙午冬十月十有一日也不出期月不血寸刃平一大方面而攻蘇者丁未九月始破之縳士誠送京師明年洪武建元之春閩將陳友定之衆騷動命王帥兵殄之王往知閩溪等砦大率未孚於新政栅窮崖絶谷以保族逃生納其降而建州劒州汀州悉定竄匿而嬰孩遺棄道路者踵相躡也悉收養之父母來識認還全活

不可勝計其秋大軍取燕都元順帝出走而燕都以北諸城堡猶城守宜濟師二年春拜副將軍以往由導化度鹿兒嶺敗江文清軍於錦州次全寧遇伊蘇丞相軍與戰連敗追至灤河斬宗王慶王遂圍大興料其必潰而遁乃八分千兵伏要害敵果宵突圍遁去遇伏遮擊得去者無幾禽平章鼎珠斬輳門進克上都其秋開平王薨於軍中其軍詔王併將之遂併將往援慶陽從涿州過真定渡滹沱河出井陘口至大原而中山王已拔

慶陽矣聞大同急集將佐語之曰上委我與若等汛掃北庭殘黨今慶陽已拔而大同受圍則移援慶陽之師以援大同豈非上所以委我等之意也一軍皆曰主將言是主將言是乃由代郡踰鴈門再進而至饅頭嶺禽平章劉特穆爾馬邑縛賊酋四大王白楊門前軍距大同四十里營焉王至曰此豈駐兵地乎彼設來犯難為備矣麾之前五里阻水列營是夜敵來攻營王高枕若罔聞知以二營委敵使自為鬬天且曙王徐起不介馬分

左右翼鼓行疾馳薄其陣聲撼林木城中探知王至開門驅衆赴戰寇腹背受敵靡地而殲之流血膏野追北至炭窰獲其名將圖魯卜生口以千數馬以萬數其車輜雜畜悉為鹵追兵至孟克柰乃還順帝之出走也屯昌州喝爾布遣圖魯卜等攻西京規克復至是始北奔三年王以征虜左將軍致討師出野狐嶺興和守將降察罕扎爾其將又降乘鋭夜襲應昌克之元太子騎而獨奔去執其子密迪哩巴剌及兩宮后妃宮人玉冊金

寶歷代重器致之闕下追奔不及還次中興禽汪國公
暨其士馬松州利州之間隘曰虹螺山殊險絶世家貴
族率保其土師過爭脫甲投仗出降王撫以恩信散歸
已降之郡親屬流落行間者訪問還之其冬大封功臣
名還初王以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兼元帥守嚴由
指揮樞密同僉由同僉左丞為右丞在嚴十年浙江平
拜榮祿大夫本省平章政事至是加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右都督曹

國公食禄三千石賜鐵劵四年兩川平上憫其民新脫
鋒鏑以宣撫付王時月之間民大和浹五年依舊與中
山王征迤北而東道兵則王節制次扣肯敵棄營走哈
喇莽賚尋益北走王曰彼褫魄矣可襲而禽我當輕兵
兼程而進乃留輜重會矩河人持二十日糧深入至圖
拉河其將曼濟哈喇章悉其騎渡河陣而待部署我軍
而兩之王自將一軍從流上而與之合一軍將以都督
華雲龍從流下以分其勢有健將出衆豕突而前王發

矢殪之敵舌吐不能收遂戰兩軍掎角且戰且前至青海而敵騎滋多乃整隊椎牛具食謾為犒大軍者敵疑相牽解去留青海三日全軍而還失道乏水軍多渴死王以為憂次噶爾瑪沙克行尋水處忽所乘馬蹄地出泉軍得以無渴若有神助云還次代郡其明年將出朔州者生致太尉盧巴延布哈其明年春分兵出討一軍出繖巴喇永昌侯藍玉將之一軍出楊門都督張某將之一軍出白登指揮景某將之其秋攻下大寧高州大石

崖敵將攀巫勒章陳安禮嘛蘇繙若宗王托多錫勒戩矩嚕若鄧國公博囉特穆爾若承旨博恰或斬或禽而北地悉平後一年秦王晉王之國皆王邑北還遭隴西王喪居憂後一年西番平起郡縣其地第徧都城扼其喉襟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鹺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額手謝自後留中叅決朝政蓋勲戚而賢無右王者上屬意久矣以征討事重故未暇也王出入大内上所嘗履地未嘗敢蹈其小

心謹慎如此又所區畫動合旨意上益愛重之侍中坐論康濟之道往往至夜分王感見信之深見問之切披肝瀝膽以效啟沃裨益弘多諸所見聞外間無得而聞亦無得而著然天下稱之其風烈可想見焉方仰望以致太平而十七年三月戊戌竟薨於位享年四十有六其豈非國之殄瘁民之無祿也夫故薨之日上為之震悼三日不能臨朝天下莫不欷歔痛惜焉於戲天生聖人纘開正統王出而任專征之責馬首所向如風偃草

名都望郡以及部落智者謀無所施勇者力無所措靡然稽顙而降附小夫牧豎深閨婦女聞王姓字愛慕如父母於是舉羣雄而脫距角合四海而登於混一非體上之深仁弔伐能如是乎抑亦可以表王之盛德矣王為人寛裕而周密明察而嚴重樂善而好問容衆而汎愛心不和於貨利志不惑於聲色喜愠不見言笑以時凡行師未嘗妄殺旅拒擕貳者不得已加兵吏卒犯令按以軍法輒憯然終日不懌部曲或病親視醫藥部卒

死其遺孤無所歸教育之材者請官之百戶陳恭戰死其子從母嫁李乙乙後犯法吏議籍没其孥王曰妻非陳妻子固陳子也奈何没入入奏出之大同之捷執其名將圖魯卜以至王釋之延坐共飯其他故官名在俘籍隨材收敘不使失所浦江鄭氏聚族而居者十世元末兵爭之際舉宗避而去之山谷間王下令名還而戢士卒不得入其里門毀傷其室廬王蚤師當塗潘廷堅後過當塗必謁已然後就舍館在浙東時金華老儒葉

儀范幹胡翰從王招延講聖賢之學王敬事之不啻弟子之於先生及位中朝致書候問入再拜而授使者今國子博士致仕吳沈甞以王之命長釣臺書院食其俸以餬其口而有司勾考錢糧追其俸為斛七十王度沈貧不能償遂代償之賓接賢士大夫分庭抗席而坐不以位望隆重有幾微驕矜此皆人所難能惟王德之盛是以行之無難矣於其所薄者猶然況於其所厚者乎晨夕必展謁家廟時祭必齋戒三日在隴西王所言必

稱小字祁寒盛暑必冠帶侍立不得命不敢退家政無大小不禀命不敢行痛公主之早薨言及必涕泗交流其歸改塟也行距塋域里所下馬括髮跣哭如初喪喪隴西王也絶口饘粥七日淑德夫人喪亦如之此豈勉强乎哉嘗自言㓜時讀書不滿十月然於經史奥義帝王為治之要古今理亂盛衰之故無不周悉上表奏每館客具藁能指摘其瑕纇而潤色之代祀泰山賦詩十有一篇雄渾而温雅有古風人之思他述作稱是乃知

天壤之間間氣所生固自無乎不學而能究而言之豈非所謂名世者乎謹按王諱某文忠字姓李氏泗州盱眙人高曾祖考封贈不録子男三人長今曹國公也次某次某女二人壻曰某曰某孫男一人某女一人尚幼王薨敕葬鍾山之陰神道有銘而又有家廟碑令董張二公之文具存王平生嘉言徽行此有不重述者可考見焉詩曰

聖神受命為天下主豪傑景從其來如雨則莫若王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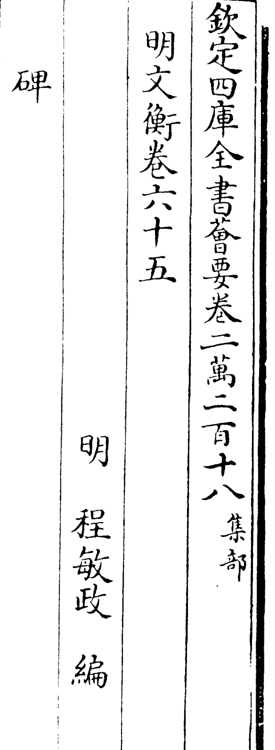
全德鉅天實生之為帝心簪王初上謁年未三五帝曰
朕甥鞠於内府訓之迪之允文允武乃命之將統兹禁
旅堅城勍敵一鼓而取維時浙左立國攸恃不有親賢
疇堪付畀乃申王命於斯總制龍節虎符内綏外禦德
威惟威近懷遠企有苗臣附方亦委質彼惛者張獨罔
顧忌水陸入寇輒衂而去乙巳之春裒厥精鋭偪我新
城侮我無備邊吏驚告王曰何畏提兵問罪蹂以突騎
鼓譟乘之聲撼天地譬以戎輅轢彼螗臂其軍廿萬幾

無噍類既覆其軍遂奪其氣姑蘇之克由是而致姑蘇克矣浙江平矣台温慶紹莫不寧矣碉彼七閩廓其清矣大軍雲合取燕京矣帝謂王來成算陛受婉孌元君雖云出走尚聞假息欲圖進取汝師汝督往扼其後王辰奉辭行不逮酉烝徒肅肅晏及雞狗得地得衆易於拉朽或擒或誅莫匪戎首頷頷應昌逋逃淵藪不虞我師奄至左右俘厥孱王以及妃后豈無寶王亦有璽綬奏凱來朝喜動宸極都督上公特進柱國鎔金為劵以

莫不錫王拜稽首大勲之集社稷之靈天子之德亦師之武臣則何力元社雖屋元運雖訖餘孽猶存臣遑暇逸請揚天威覃彼有北帝曰俞哉朕固汝必歳凡三周師凡六出何深不入何城不克何强不服何醜不獲豈曰窮兵爰拯其溺均吾赤子何間邦域遏彼西番白日所没王且往釐申畫郡邑矧兹全蜀其有不卹文軌既同大統以一帝有温詔汝克輸忠弼成鴻業樹此駿功尚左右朕圖惟厥終文致太平虞周比隆王拜受詔夙

夜在公以經以綸忘其瘝痌三句在告遘兹憫凶朝則
有士野則有農茹泣相弔吾將曷從我謂我王間氣所
鍾生為人英殁而愈雄在天乘雲上下從龍為雨為霖
品彚其蒙況也嗣子綽有王風責難陳善祗事兩宮繼
志述事式和華戎潤澤所被中外攸同則王汝祚寧有
終窮豈以死生而殺而豐是用作詩以告萬邦

明文衡卷六十四



明文衡卷六十五

明 程敏政 編

碑

漢三老董公碑 有序 徐一夔

予讀太史公書至三老董公說漢之事作而言曰三老董公其秦漢間有道而隱者乎不然何其言之符機際會而粹然一出於仁義道德也公之說漢高祖也其言

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至哉言乎不意文獻踣喪之後兵戈搶攘之日有此人也蓋方是時項羽放弒義帝公以此說高帝討之時高帝左右稱讀書如酈生不及此稱文學如叔孫通不及此稱智術如張良陳平不及此而公獨及之意者公在草野冥思天下之故項強而暴劉弱而仁莫有急於此者以故發憤為高帝陳之不疑也公之始末史闕之即其言想其人必秦

漢間有道而隱者惜乎漢用其言而遺其人也爰叙而

銘之銘曰

秦政不綱義旗四舉紛紛藉藉孰為義主緬彼有道鴻

飛㝠㝠不聞其聲矧見其形猗嗟董公時止時作懐寶

在躬不迷而覺劉弱項强公有深憂討逆致順公有遠

猷一言之出萬鈞不拔仆項興劉比機之發維此董公

其執不猗維玆之言允也其時公言既用公迹愈邈推

公之藴可興禮樂漢雖公遺公言不隳公言不隳大道

之維

漢紀信碑 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紀信以身代死之事作而言曰信之忠誠一至是乎且信倔起之徒也當其事漢項羽圍滎陽漢危甚王時欲存有降而已降則漢事去信遂自為王降羽王因得脫羽燒殺信吾意是時漢事未定如信者不過苟相依乘以饕富貴而忠誠若此何可得哉漢王既定天下嘗斬丁公以勸忠矣而於信獨無贈典及

太史公記載刺客如荊軻聶政為之列傳說客如蘇秦張儀為之列傳刑名如韓非申不害貨殖如卓王孫陶朱猗頓為之列傳至於殺身成仁如紀信者乃獨不為之列傳遂使信之大忠不白於天下後世而臨危顧身者踵相接也爰叙而銘之銘曰

黃金可銷白石可磨將軍之志之死靡他一念之精如霆之發視刃不銛視火不烈滎陽之圍漢累卵危委八尺軀全一帝基死生之故夫豈易與興亡之決在此一

舉捐軀徇國有若斯人緬想先烈莫之與倫

齊王蠋碑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齊王蠋不屈之事作而言曰為臣死忠臣人律令也士不與焉蠋嘗諫齊王不從退耕於野未嘗居齊之位食齊之禄則齊之士也一旦燕人破齊走王而七十餘城俱下守城之臣非不多也不逃即降爾未聞一人為齊死者當是時湣王已死蠋猶區區為齊守晝燕人使謂蠋曰燕人高子之義將以子為將封

子萬家否且屠邑蠋謝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攷其事與伯夷相類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而逃非有位者武王伐紂天下是之伯夷非焉殷既滅矣而猶恥食周粟猶蠋志也伯夷之事幸而見稱於孔子其道光明王蠋不幸不逢孔子太史公僅附於田單傳尾而稱說者鮮爰敘而銘之銘曰

猗歟先生國之楨士之特也志弗隨以貞矢金石也衆

反顧以生行不惑也執義之兵返仁宅也固然獨行匪矯激也休有烈聲軋亂賊也我揭其英髮上直也

商巫咸祠碑 張孟兼

惟書曰在太戊巫咸乂我王家又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巫賢巫咸子也則巫咸父子世為商輔相矣而巫咸尤見諸子百氏書夏邑有山曰巫咸頂志以巫咸隱於是為名頂故有巫咸祠惟遺甓焉而莫知其所始山麓有廟尋廢葢宋崇寧間邑大旱禱巫咸而雨請於國

賜封王號見斷刻云洪武八年冬縣令閻肓等即其頂作新祠而以巫賢侑惟巫咸古賢臣也生而為治功在王室殁而為神澤及後世矧能出雲為風雨而民以望歲者望之其可謂虛也矣是宜食享其土不誣乃為作迎享送神詩使敬祀之而亦以記其成焉詩曰

巫山兮嶢嶢神隱兮中巖神去兮千古盍睠兮我土神化兮為雨風雲兮上下吁我民兮匪神何怙山雲兮浮浮神宅兮山之幽神降兮我留於薦兮我羞我享兮以

雩匪鍾鼓兮為娛吁顧我民兮不渝神享兮何之風雨兮其馳神我兮不違我望兮以思吁樂年歲兮惟神自茲

梅長者祠堂碑　方希古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為春日得之而為煦風得之而為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而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為元其在人德也則為仁為至善之德為惇厚之化為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為八元在周為

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為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清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為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寛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與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子子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

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苻氏曾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粱肉也才智之効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

有韓盛字昌圖者仕晉為章安令擢南昌别駕知晉將亡即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既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為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覧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為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為丹丘寺云令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為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

宗社為墟長者之傳令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為之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為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為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夫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為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於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為詩以系之詩曰

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偽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為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乖於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耻之高蹈海濵行修於身閭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於躬邦家之華有而弗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於今尚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

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為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卒取危亡有嚴祠宮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於天為善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敦

關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葢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遠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

烈而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為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盛著則為偉人當其生乎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電噫風雄視乎舉世故發為忠義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没其炳朗靈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復為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之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强於孫權昭烈敗亡之餘削弱為特甚操欲

誘侯為已用毅然不從權欲為子請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豈特一世之雄哉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内侯治其外漢賊可誅孫氏可虜而髙祖之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蜀人頼之海内實頼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嘗為漢民者皆宜為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尚

存咸頋紀德刻之牲石俾永世無惑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胥噉吞穢腥上聞帝為顰
大統重畀高皇孫敕令神人下天閽虬髯虎眉面赤瑞
寶刀白馬提三軍驅斬羣盜如孤豚扼㓝取益聲勢振
東吳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蕩無留痕
厭世倏忽棄厥勲神靈在天熖若暾奉帝之命施威恩
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宄虐罪不原羈鬼號呼遭剸焚
孰若我侯久愈尊海內廟祀莫敢諼春秋薦獻羅庭門

酒芳牲碩簫鼓喧侯乘飛龍雲駢軒萬騎扈從持旌旛

來如飈馳去星奔惠民以實不以言嗟哉我民愼潔虔

懋德致福無尤衍德涼媚瀆神不餐至理甚昭千古存

侯神行世同乾坤

敕建元衛國忠肅公廟碑 劉三吾

洪武二十二年夏五月皇上御奉天門召翰林學士臣

劉三吾謂曰朕曩命工曹鼎新百神祠於欽天山之陽

在元季有南臺大夫福壽效忠以死宜同廟是方今本

部尚書泰達奏廟已告完碑已礱就請文鑱之以壽永久臣三吾職在紀載敢不欽承上命謹按大夫諱福壽唐古氏幼倜儻有大志知讀書既長入備環衛積勞授長寧寺少卿累官至同知樞密院事當元至正辛卯潁川兵起事聞時其君方清暑上京廷議欲馹奏以俟命公持不可謂比得請還事將無及矣即親部分將士調往討之然後以聞順帝嘉其處置明年改授宗正府伊克扎爾固齊以江淮警急尋除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至

則濠泗已失公日益圖備禦而上游兵勢方熾乃嚴程築石頭斷江面且戰且守坐固人心會集慶告急拜公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臺治孤危所仗湖廣平章阿嚕呼木一軍為聲援而部下皆苗兵翻肆暴掠阿嚕呼木者旋亦見殺退軍於杏花村高郵廬和等州相繼失守內乏糧儲外無兵援公料簡民丁壯者為兵富者出粟嬰孤城自守丙申春三月天兵至臺軍屢戰弗利度不能支盡閉諸城門惟開東門通出入未幾城陷官民四潰公獨

據胡牀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若將有為或勸之遁去

厲聲叱曰吾臺端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遂

死其所部達嚕噶爾塔納達實不忍棄去亦死焉皇上

素聞公名命軍中物色以死聞嘉歎久之賜棺槥斂瘞

如禮其朝聞之褒贈金紫光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

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嗚呼公為不負臣節矣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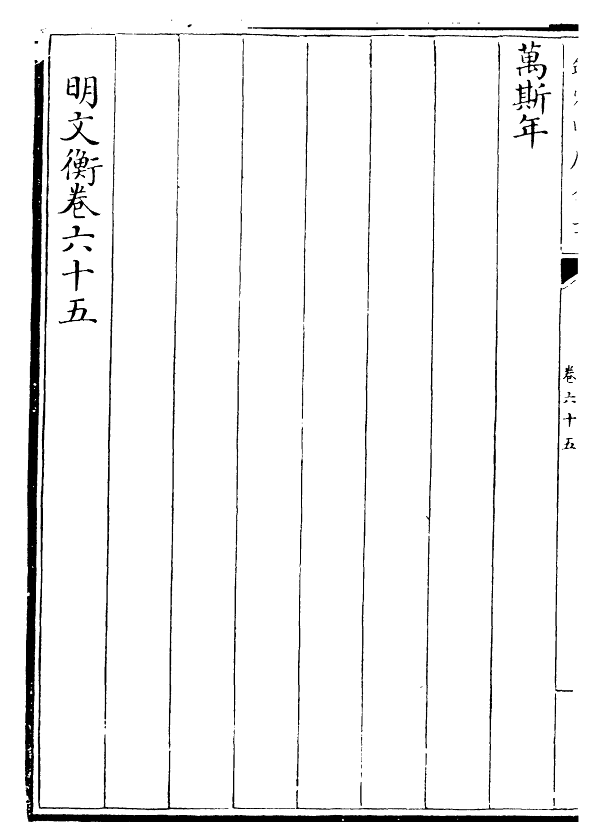
嘗慨歎自元叔世奸臣擅權其内藩將失律其外天下

幅裂日底於亡公河西人也當臺城孤危於不可為之

時厲不可辱之節比天命有歸所志弗遂則慨然捐軀以死曾無難色非胷中有定見者其能然乎睎彼平日門閥自高華楚自將坐則議論風生前無古人至此則皆斂裳宵逝忠節無聞其於公賢不肖何如也欽惟皇上得臺城首表大夫之死得安慶復表余闕之死皆俾廟食以厲臣節皇上是心周武王封比干墓之心惟大夫廟故在城南土門岡市闤閭非官民揭虔所故今徙是方與諸神聯祠廟庭廡門輪奐一新繚以垣牆樹之

杉竹是使公之忠槩與欽天山同其巍業公為不徒死矣為人臣者登公之廟拜公之位得不有所觀感而興起乎繫以詩曰

侃侃衛公仗厥孤忠守此江東天兵聿臨弔伐是心久旱而霖元有蓋臣見道之真如公罕倫桀犬而狺各為其君豈顧堯臣堯仁如天表以墓阡廟以揭虔惟閩中往來憧憧感動宸衷欽天山陽厥土燥圂造祠是方聯諸廟庭煥其丹青公此妥靈亭祠山巔與國緜延億



萬斯年

明文衡卷六十五

謹案卷六十四第十九頁前三行伊蘇舊作也速

今改　前六行鼎珠舊作鼎住今改　二十頁

前三行圖魯卜舊作脫列伯今改後倣此　前

四行孟克桑舊作莽哥倉今改　前五行噶爾

布舊作蓋里伯今改　前七行察罕扎爾舊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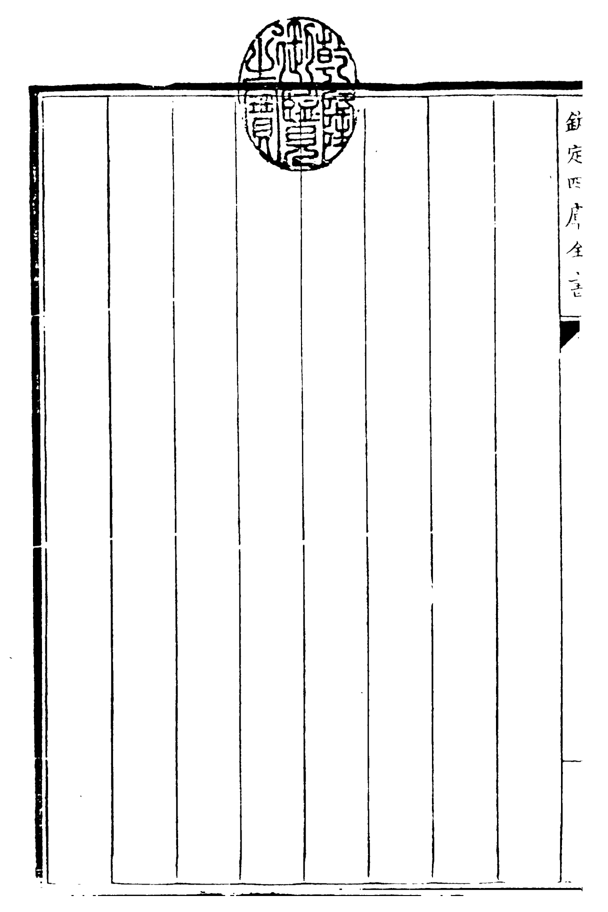
察罕脫兒今改　前八行察迪哩巴剌舊作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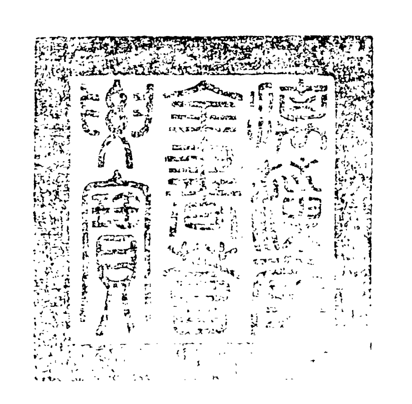
的里八剌今改　二十一頁前三行扣肯舊作

可溫今改　前四行哈喇莽賚舊作哈剌莽來

今改　前五行魯矩舊作廬車今改　前六行
曼濟哈喇章舊作蠻子哈剌章今改　後一行
青海舊作騁海今改後倣此　後四行噶爾瑪
沙克舊作歌而麻思今改　後六行巴延布哈
舊作伯顏不花今改　後七行繖巴喇舊作三
不剌今改　二十二頁前一行攀丕勒章舊作
畨平章　又嘛蘇緡舊作木屑飛　又托多錫
勒舊作朶朶失理　又戳矩嚕舊作真珠驢今

並改　前二行博囉特穆爾舊作孛羅帖木兒
又博恰舊作百家今並改
卷六十五第十一頁前三行唐古舊作唐兀今改
前八行伊克扎爾固齊舊作也可扎魯忽赤
今改　十二頁前三行塔納達實舊作達尼達
思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宋維蘇